

黑龙江戏曲丛书



皮影戏

李老巴秃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皮 影 戏

秃 尾 巴 老 李

(黑龙江省民间艺术队演出本)

高 中 兴 編 剧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60年·哈尔滨

秃尾巴老李

(皮影戏)

高中兴 编剧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-5号)

地方国营建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张 $\frac{7}{8}$ • 字数15,000

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书号：0019

统一书号10·64

定价：(7) 一角

人 物

黑龙：黑淨。 虾将：黑淨。 蚩将：丑脸。
白龙：反王。 龟軍师：妖头。 龙母：青衣。
李生：小生。 群众若干人，水族若干。

第一場 生 龙 剃 尾

〔布景，上場半露一所古老民房，旁有偏树。幕起，喜鹊枝头叫，天空白云飘，龙母思索地从房內走出，張望着自語。〕

龙母：（念）生一嬰兒帶長尾，心中犯疑盼夫歸。

我，李氏，丈夫李生，在外與財主家雇工。我于前日分娩，生一嬰兒，身帶長尾，令人懷疑，已與兒夫捨信，怎么至今还未回来呀！（欲轉身進房）

李生：（上）賢妻，拙夫回来了。

龙母：哎，为妻与你去信数次，怎么才得回来？

李生：咳！只因田苗大旱，东家命我担水浇田，不肯叫咱誤工哪。

龙母：哼，这就难怪了。

李生：听说賢妻生下嬰兒，这真乃喜事呵！

龙母：哼，喜倒是喜，姣儿生得肥胖，却也可爱，只是他身后帶尾，不知是何緣故。

李生：啊！竟有这样奇事，待我看来。（奔屋內）

龙母：（后跟）可不要吓着他呀！（入內）

李生：（內）哎呀不好！这嬰兒渾身漆黑，还长了一条尾巴，这哪里是嬰兒，分明是个妖怪呀！

龙母：（内）哎，明明是为妻十月怀胎所生，怎么会讹妖怪呢？

李生：（内）哎哎哎，你快与我扔了吧！〔内扑通一声〕妖精哪里走！（持菜刀赶出，刀断其尾，孩化龙腾空）

龙母：（匆匆地追出）姣儿！姣儿！（昏倒）

李生：賢妻醒来！賢妻醒来！（扶妻）

〔在风雷閃电中閉幕。〕

第二場 江 边 尋 子

〔布景，下場是江岸，旁有一株老柳。上場是江的对岸，山岭連綿，树木丛生，时值深夜，天空一弯新月，青山在水中射出倒影。幕启，树尖鳥儿惊飞，草丛里的青蛙急跳入水中。龙母在内“叫头”：我那姣儿啊！（急走上）

龙母：（唱）自从姣儿失踪影，

好似鋼刀把心挖。

終日荒郊来尋找，

怎么不見姣儿他？

青山哪！

青山請你告訴我，

你看沒看見我那小冤家？

綠水呀！

綠水請你說句話，

我哪姣儿在哪兒？

你們為何不言語，

是聾是啞还是瞎？

树，你也呆呆不說話，

你低着头儿想些啥？

蛟儿啦！蛟儿！

喚蛟儿喚的我喉嚨腫，

望蛟儿望的我两眼花。

〔蛙在江边草丛里叫。

呀！猛听耳旁呱呱叫，

定是我儿他他他！

这回可真找到你，

快跟为娘轉回家。

上前忙去将儿抱（蛙跳入水）

咳！原来是該死的小青蛙！

等儿不見如痴傻。

黑龙：（内接唱）黑龙水中泪滴噙，

有心現身与娘見，

只怕吓坏老娘她，

倘若不与娘相見，

母子連心心如刀扎，

只好水中說句話，

劝醒母親早回家。

龙母：儿啦！

黑龙：咳，娘啊！

龙母：（猛一惊）啊！这是哪里說話？哎，哪里是有人說話，

这定是江边的画音哪。待我再喚他一声，蛟儿啊！

黑龙：娘啊！

龙母：啊！你在哪里說話？

黑龙：儿在水中答話。

龙母：怎么你……你是蛟儿？

黑龙：正是为儿在此。

龙母：且慢，想我那蛟儿降生未滿一月，豈有偌大声音？不用

說你……一定是个妖怪!

黑龙: 哎呀! 母親有所不知, 听儿从实講来。

(唱) 非是妖魔与鬼怪,

儿是滄海一蛟龙,

只因身犯天条罪,

被貶人間来投生。

可恨我父心腸狠,

險些害儿命殘生,

为儿我才逃到此,

薩哈江內隱身形。

龙母: (唱) 既是我的姣儿在,

为何不与娘相見?

黑龙: (唱) 孩儿生的面凶丑,

恐怕娘親你受驚。

龙母: (唱) 不怕, 不怕, 娘不怕!

来来来,

快与为娘回家中。

黑龙: (夾白) 哎呀, 娘啊!

为儿現已恢复龙性,

再不能与娘一同行。

(白) 咳! 娘啊! 儿現已恢复龙体, 不能与娘一处生存了。咳! 养育之恩儿未报, 連累我娘痛碎心, 望母親及早回家, 保重身体要紧, 从今以后不要想念为儿了。

龙母: 咳! 罢了哇罢了! 既是如此, 为娘却也放心了。咳!

儿啦, 你既是蛟龙降生, 此处連年荒旱, 我儿若能降下甘露細雨, 拯救人間飢苦, 也不枉为娘生儿一場哪!

黑龙: 是, 为儿記下了。

龙母: 着着, 这就好了。

(唱) 母子分离虽不幸，

但愿家家得丰年，

又是忧来又是喜，

李生：(内唱) 寻找贤妻到江边，

(上白) 你在这里自言自语，说些什么？

龙母：和我那姣儿说话。(低语) 咱那姣儿他……他变龙了！

李生：哎呀！你怎么发起疯来了？

龙母：哪个发疯，你若不信，听我唤他一声。(转身对江) 姣儿！(没应，她又向前凑) 姣儿啊！

李生：咳！那里有什么姣儿，快回家吧。

龙母：唉！都怪你前来，将我那龙儿吓跑了！

李生：绝无此事，分明是你精神错乱了。

龙母：(忽听江水流声) 你听(又问江) 姣儿啊！

李生：好了，好了，这更深半夜，江风甚凉，快与我回家吧！

龙母：我不回去了！

李生：为夫还等着上工，倘若回去晚了，定受东家责骂。你天天这样下去，可叫我怎样走哇？

龙母：咳！也罢，等为妻嘱咐我那龙儿几句言语才是。(转身对江) 咳！儿啦！

(念) 我儿若是一蛟龙，

永住此江莫远行，

· 滂卷风云旱降雨，

保护家乡得安宁。

李生：快随我走吧！

龙母：儿啊！

[在呼唤声中幕徐落。

第三場 白 龍 陰 謀

〔打字幕：多年后。繼之幕內合唱〕

（唱）薩哈江水彎又彎，
兩岸片片好庄田，
禿尾巴老李它听了娘的話，
在這住了不知多少年，
天頭旱了它就下雨呀，
天頭澇了它把云吹散，
年年五谷大丰收，
兩岸人民笑開顏。

白龍：（內）哇哇！（白龍與龜軍師云上落地）

（白）哼，小小黑龍遭貶人間，竟被如此尊敬，

龜師：哎呀，回稟白龍大王，只因黑龍上逆天廷；下降人間，

時降甘雨和風，真是人間樂歲，你看那庄稼長的多好哇！

白龍：龜軍師，孤王前次命你去澇水，因何不見成效？

龜師：因被黑龍阻擋，不但水未成災，反惹人間咒罵呀。

白龍：咒罵哪個？

龜師：咒罵大王你呀！

白龍：他是怎樣咒罵？

龜師：哎呀，我可不敢說呀。

白龍：孤不怪你，只管講來。

龜師：他們說，恨白龍，罵白龍，白龍是個害人精，不是下雹子，就是澇水把田沖，有朝一日活拿住，抽它的龍筋，留給老牛做繩！

白龍：（氣極地）哇哇哇，氣死我也。龜軍師給我澇下冰雹！

龜師：哎呀，大王哪！有志殺人不用刀，何必費事下冰雹？

白龙：哼，依你之見？

龜師：依我之見，趁着薩哈田苗大旱，咱給它刮上七七四十九天热火旱风，給它来个火上澆油，使田苗全都枯死，管叫人間憎恨黑龙哪！

白龙：那黑龙还要行雨，豈不枉費心机？

龜師：大王，你不会制止黑龙行雨嗎？

白龙：他豈肯听从孤王？

龜師：哎呀！我說大王哪！

（唱）尊大王，你老听，

我有妙計，处治黑龙，

大王你親自，去到薩哈宮，

假传龙王法旨，孽龙焉敢不听，

沿江两月若不下雨，

人間再不敢黑龙。

白龙：哈哈！

（唱）龜軍師，計精明，

孤王就去，面見黑龙。

就說东海旨，传到我龙宮，

告知龙子龙孙，两个月禁把雨行，

哪个違旨降甘雨，

天誅地灭五雷轟。

龜師：（白）对囉！对呀！这样不但威脅了黑龙，也惩罚了人間，还給大王你出了气啦！

白龙：事不宜迟，孤王就此前去。这正是，

（念）怒传假旨禁降雨，笑看人間罵黑龙。（下）

〔閉幕。〕

第四場 假 傳 法 旨

〔水宮，黑龍坐，蝦蟇二將站。〕

黑龍：（念）為犯天條貶凡塵，

薩哈江內來軀身。

喜與人間多降福，

怒視天公不佑人。

（白）俺黑龍，人稱禿尾老李，只因当年被貶人間，投胎落生之時，身帶長尾，我父誤當妖怪，一刀將尾砍斷，俺一怒逃到这里，恢復了龍性。在這薩哈江內，收下了蝦蟇二將，治理水府，護庇兩岸人間。方才從山東為母祭坎回來，聞說此處田苗大旱，俺不免急去攪水成雲，降雨去者！

報子：報！（上）報大王得知，宮外有小白龍求見大王。

黑龍：哼！就說有請。

報子：是！（下內白）有請白大王。

白龍：（內）來了！（上）黑大王。

黑龍：白大王。（對笑）哈哈，白大王請坐。

白龍：這邊有坐。

黑龍：白大王不在五大連池，到此為了何事？

白龍：東海龍王傳來法旨，只因沿江一帶人間香烟不盛，龍王惱怒，告知所屬龍子龍孫，在六、七兩月之時，不准在沿江行雨，哪個違犯，必遭天誅地滅，五雷分尸！

黑龍：哎呀！這如何使得，每年六、七月間，乃大雨時興之期，所有蛟龍隨意降雨，何況所屬龍子龍孫。哎呀！這樣一來，豈不將人間五谷旱死了嗎？

白龍：嘿！人不敬天，理應懲戒！

黑龙：大王言之差矣，人不敬天，是因天不佑人！

白龙：呸！此乃上神旨意，难道你还敢违抗不成？

黑龙：这个……

白龙：哼，法旨传到，告辞了！（下）

黑龙：不送！（摇头）

蝦将：大王，你在此处这些年，两岸没有旱过，年年五谷丰收，咱们看着也高兴。这若是两月不下雨，那庄稼不早干巴了吗？

蚌将：我还正想对大王说呢，从你出门去给龙母上坟以后，此处就没有降雨，两岸庄稼早就旱了。这还不算，昨晚上不知从哪刮来旱风，这风刮的热刺刺的，把庄稼全刮倒了，立时平地干有一尺多深，那小苗就象干草一样。

黑龙：哎呀，此事当真？

蚌将：我刚从岸上回来，怎能不真！

黑龙：哼！蝦蚌二将！（蝦蚌二将同应“有”）你我同到岸上看来！

蚌将：（同下）

〔闭幕。〕

第五场 怒降甘雨

（内众人）哎呀，可旱坏啦！（老人、小伙上）

老人：（唱）六月三伏天气热，

庄苗旱的象火烘。

小伙：（唱）苞米旱的叶打缕儿，

高粮旱的起腻虫。

老人：（唱）豆子旱的变黄叶儿，

庄稼人个个发了蒙。

小伙：（唱）天头不但不下雨，

嗚嗚竟刮熱旱風。

老人：（唱）這可活活要人命！

禿尾巴老李呀老李，你咋也不靈！

小伙：（白）誰不說呢，在旱禿尾巴老李可靈驗了，一旱了就下雨，一旱了就下雨。

老人：是啊，咱們薩哈江不是有套略么，說老李，道老李，老李對咱真沒比，澇了不長水，旱了就下雨，從打老李在這住，家家盡吃隔年米，可真是這些個年，年年風調雨順。

可這回怎麼啦？老李走嘍……

小伙：哎呀，八成是有病了吧！

老人：別瞎扯了，龍還鬧病。

小伙：你看這天頭盡跑浮雨，哪能下雨呢！

老人：哎！你先別忙，等會風一住，轟隆！一個雷，那天就陰和了，瓢潑大雨，嘩嘩嘩下它一宿，那小苗就氣吹似的，吱兒吱兒地就長起來了，哈哈！

小伙：那可好啦！下點雨吧！老李！

老人：下雨吧，旱啦。

（眾唱）眾人不住呼老李。

黑龍：哇！嘿！（急上）

（唱）不由急壞我黑龍，

國苗旱的如湯煮，

人間一片叫苦聲，

如今我要把雨降。

（夾白）哎呀不可！

重犯天條罪不輕。

哼，再若不降甘露雨，

此處人間待怎生，

着急为难干瞪眼。

「风婆子刮风过场，蝦将窥视着

呀，哪里刮来一股热风？

虾将：啊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是小白龙仇恨此地人，打发老风婆子来刮热火旱风来咧！

黑龙：哎呀，白龙哪，白龙！你为何这样加害人，此地田苗大旱，又降灾风，你……真乃绝人活路了。虾将军！

（蝦将答：“在！”）快去将她赶走！

虾将：她若不走呢？

黑龙：哼！就将她活活打死！

蝦将：得令！（急下）

「聞女人哭声：“天哪！”

黑龙：啊！这是哪里啼哭？

蚺将：回禀大王，这是我方才看见的那个女人，她寡妇失业，好容易种几亩薄田，连旱不雨，小苗快旱死了，刚才一场大风，把小苗连根掘走了。那还有不哭的？

黑龙：哎呀，天哪！

（唱）常言天无绝人路，

为何害人这样苦情。

俺黑龙今日要降雨，

哪怕皇天它它它不容！

蚺将：（急攔住）哎呀，那可使不得！大王，象过去没有龙王禁令，咱们说降就降，如今违旨行雨，大王你岂不又重犯天条了吗？

黑龙：呔！管他娘什么天条地条，待俺降雨去了！（化龙升空，喷云吐雾，雷雨大作。）

〔閉幕。〕

第六場 白 龍 起 兵

[白龙升帳，龟罩师等主。

白龙：（念）生性好杀伤，
兴灾乐祸殃，
鎮守沿江地，
要作北海王。

（白）我乃鎮江王白龙，奉东海之命，鎮守五大連池，意欲統轄沿江，可恨薩哈江黑龙不服孤王調用，孤欲惩治人間，前去潑下洪水，想要淹沒薩哈江两岸，不料被那黑龙阻擋，水未成灾。如今薩哈大旱，孤又假传东海旨意，制止孽龙行雨，又命风婆儿去降风灾。哼！看那黑龙怎样行事！

风婆：（内）气死我也！（上）大王在上，风婆子交令。

白龙：呵！命你去降风灾，因何早早回来？

风婆：奉命去刮旱风，那黑龙……

白龙：它……敢怎样？

风婆：打发蝦將把我攆回来了，我要再不走哇，它就要动手了！

白龙：哼！下站了。可惱！

报子：报大王得知！

白龙：何事报来。

报子：听了：

（数板）稟稟稟，报报报，

稟报大王得知道，

昨天到了薩哈，

日头还没落，

只見那老云接駕山戴帽兒，
螞蟻搬家蛇盤道，
天頭陰漆黑，
閃閃電光照，
轟隆隆直打雷，
咔嚓一聲吓我一跳，
稀啦嘩啦把雨點掉，
那麼一直下到小雞叫，
高地也下透，
窪地更沒滂，
小苗直起腰兒，
“噲楞”竄了一個高，
高的要出穗兒，
矮的也打苞兒。

白龍：（白）快報，快報。

報子：是。樂的人們都哈哈笑，

三五集成堆，

都把老李嘮，

人人夸它好，

都說它有一套。

嚇！你看那，姑娘媳婦，年輕小伙，

老头老婆全來到，

你也去燒香，

她也去禱告。

這個屯唱愿戲，

那個屯接僧道。

吱吱吱吱宰肥豬，

劈啦兵啦放鞭炮，

咣咣直敲鑼，
那可真熱鬧，
這場大透雨，
年頭准沒冒兒，
大伙正合計，
要蓋黑龍廟。

白龍：（白）再探探。

報子：是。

我還沒說完，
大王發急躁，
不說就不說，反正我知道。（下）

白龍：唉呀！

（唱）氣壞我白龍，
三煞神暴跳，
大胆禿尾巴，
法旨全無效，
薩哈兩岸人，
還要修龍廟，
有它在沿江，
白龍難顯耀，
何不趁此時，
先把它除掉？
想罷便開言，
忙把軍師叫。

（白）龜軍師，真指望假借東海旨意，威脅黑龍，誰知它竟敢違旨降雨，不但未使人間仇恨黑龍，反要修廟筑祠。

龜師：是呵，快把它捧到天上去了。